



▲ 重庆火柴厂火花

五彩缤纷的马年火花

◆ 李涌金

又到马年了。有关生肖马的吉祥励志的词语可谓丰富多彩,如一马当先,万马奔腾,马不停蹄,马到成功,龙马精神,汗马功劳等等,催人奋发上进,激励勇往直前。当然,青梅竹马、马上有福的浪漫成语也是惹人喜爱。而有着小百科全书之称的方寸火花,内涵丰富包罗万象,历来各家火柴厂设计展现马的图案更是五彩缤纷。

重庆火柴厂的马年火花采用彩色装饰画形式,一匹憨厚的小马驹低头驻足,蓄势待发。头颈上鬃毛夸张地编成排状,马尾梳理的整整齐齐,青春活力四射。马的全身绘有四瓣、五瓣、六瓣的花朵,色彩斑斓,年味浓郁,显得十分吉祥如意(图上)。

湖南株洲火柴厂表现形式以汉代砖刻艺术来展现,圆形瓦当中,体态矫健的马儿四腿上下跳跃,犹如腾云驾雾,下方印有“生肖火柴”四字。整个画面上圆下方,布局严谨,线条粗犷又不失细腻,图案设计古色古香,极富美感。

福州火柴厂采用拿来主义,于上世纪80年代将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奔马搬上火柴盒,设计成8枚一套的奔马火花。这套火花再现徐悲鸿的泼墨写意的手法,每幅骏马或奔腾跳跃,或回首长嘶,或腾空而起,都是堪称经典的传世之作。

浙江遂昌火柴厂的马年火花选择我国传统民间剪纸艺术,一匹活泼可爱的幼马四蹄稳立,马头马尾马鞍马铃剪得栩栩如生,白底红纸,方寸之间洋溢着剪纸艺术的纯朴民风 and 乡土民俗(图中)。

设计印刷最为精美的当数西安火柴厂的昭陵六骏火花。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前六块骏马浮雕石刻,有扬蹄飞奔、脚踏匈奴等。这六匹骏马曾浴血蹈火伴随唐太宗一生,战功显赫,分别命名为飒露紫、什伐赤、白蹄乌、青骢、特勒骠、拳毛騧。建造昭陵时,李世民很怀念这六匹坐骑,下令将其刻石与自己生生世世永相伴。西安火柴厂将昭陵六骏图案搬上火花,6枚一套,共有红、蓝、绿、紫、橙、湖绿等6色,全套36枚,每枚火花中骏马全部套金印刷,神采奕奕,精美绝伦,颇有大唐强盛之气象。(图下)。



▲ 遂昌火柴厂火花



▲ 西安火柴厂火花

风流人物

知道雷峰塔,是因为听过“白蛇传”。小时候听过蒋月泉的“哭容”。许仙在塔外,白蛇在塔里。吴依软语,说不尽人天悔意。稍后听过赵燕侠的“合钵”。许仙在尘埃,白蛇在钵里,去处便是雷峰塔。皮黄流水,流不完离别血泪。

人与人的爱不见好,人与妖的爱不待见。最后扯进了雷峰塔,它当时浑朴得像老衲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,法海一定很放心。可怜法海不懂爱。爱,上得天,下得地了,人和妖的底线,还有吗?

还有许仙,比法海更诚恳。也就这诚恳,让爱不再有生路。“顿时相见觉无双,天地何如蜜意长。盗草昆仑已难逢,逢君莫与饮雄黄。”真想不明白,干嘛非要她饮雄黄?这首诗,我是写迟了,没让许仙先读到。

靠野史稗闻养大,知道雷峰塔那天起,我就欢迎它倒地。所幸这一点上,我和鲁迅先生差不多。1924年,雷峰塔倒地,他一连写了



“上海文学”创刊60年了,笔者不由得想起了珍藏4册的“上海文学”前身“文艺月报”。

笔者这里说的4册“文艺月报”,其实是自己装订的合订本。第一册有1957年6月、8月、9月、11月号;第二册有1958年2月、4月、5月、6月号;第三册有1958年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号;第四册最厚,有1959年2月、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9月号。4册共计18本。1957

2013年初夏,老同事颜昌铭先生从加拿大回上海探亲,他告诉我他父亲颜鹤鸣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创办的上海实验电影工场拍摄的《越剧精萃》与《石榴红》两部分彩色越剧电影剪辑后剩余的部分片段,至今还保存在一位爱好收藏家庭小电影器材的臧增嘉先生处。我当即提出想看一看这些片子,于是第二天昌铭先生就陪我去拜访了臧增嘉先生。

我们登门说明来意后,臧先生马上热情地找出了片子对我们讲:“在上世纪50年代末,颜老通过其子昌铭先生将这些片段送给我时,颜色仍十分鲜艳。现在经过半个多世纪,全片彩色已褪成成品红色,十分可惜!”

接着臧先生继续介绍说,当时越剧界的著名十姊妹,她们大多参加了《越剧精萃》与《石榴红》的拍摄。《石榴红》为独立的一部戏;而《越剧精萃》则由几出折子戏组成。其中有袁雪芬与徐玉兰等《双看相》,徐玉兰与王文娟的《贩马记》,竺水招与戚雅仙等的《卖婆记》,以及傅全香与范瑞娟的《楼台会》。臧先生随之遗憾地告诉我们,当年颜老赠送的片段中,还有一小段《双看相》的镜头,在“文革”中不知去向。好在其他三出以及《石榴红》都留有片段,使我们还能欣赏到这几位老艺术家年青时期的表演风采。于是臧先生架起了放映机,一边放映,一边给我们讲解片中的有关内容。

电影一开始是《贩马记》的镜头。臧先生解释,移植于北方吹腔《贩马记》的京、昆剧写状一折,是经常演出的热门戏,而越剧则极

1924·雷峰塔

◆ 陈鹏举

两篇好文字,心花怒放。懂得爱、为爱所累,终于出来了。

和鲁迅先生不一样的,有俞平伯先生。他是学者。学者活在“白蛇传”之外。雷峰塔倒的那年,他24岁。倒的那天,他在隔湖的俞楼上,和僧人下着棋。塔先塌了塔顶,迅即全塔轰然倒地。那一瞬,他四妹佩珣看到了。到他起身看时去,一切已成往事。他心痛。

对大学者来说,一座塔的倒地,远比人的死亡精彩。雷峰塔是吴越王钱做造的,一千年了。俞平伯呢?我宁愿相信,他见过塔的出世,也曾见过七百年前这塔毁于火,从此只剩塔心,面对夕照。之后他经历了三世,又来到雷峰塔的前,下一局可能烂掉斧柄的棋。他等到了雷峰塔的灭寂,可就这一瞬,他被排除在了沧桑之外。

六十年后,他84岁,和陈从周重游雷峰,依然写着他的心痛:“雷峰塔甲子一周,同游零落,偶引曲子,不云诗也。隔湖丹翠望迢迢,六十年前梦影娇。临去秋波刚一转,西关残塔已全消。”这一纸罗聘花卉笺上的墨迹,正在我眼前。“零落”两字边上钤着“陈从周”三字白文印。全诗的终了,钤着“平伯乙卯岁病后所作”朱文印。

浑身静定的学者,天天相似。六十年了,他还心痛在当年的心痛里。人原本渺小,看来学者也是。六十年不变的心痛,自然是一种伟大的感觉,可对雷峰塔来说,早已是寂寞身后事。看透了雷峰塔藏的所有经卷,写出了有关雷峰塔的两文双歌,几辈子人会高山仰止,可叹都抵不住雷峰塔的轰然倒地。诗文更多时候不用笔写,诗文



俞平伯手迹

说到底鬼斧天工,情爱歌哭。雷峰塔的倒地,是一首伟大的诗。墨写的雷峰塔塔诗,是一首伟大的有关诗的诗。今晚真好,读着九十年来两首诗。风流人物之一

最后的“文艺月报”

◆ 郑自华

年的6、8、9月号的“文艺月报”刊名为手写体。1957年11月号到1959年9月号的刊名全部改为印刷体。有意思的是,即使从11月号起封面改为印刷体,但封底的“文艺月报”仍然是1957年11月号以前的书写体。“文艺月报”刊名的封面封底的不统一,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。

“文艺月报”售价每册0.30元,1957年11月号后由于刊本变大,页数增加,售价改为0.40元。1959年9月号是最后一期“文艺月报”,因为自10月改名为“上海文学”。还要特别说明的是,1959年几期杂志纸张质量很差。

这16本“文艺月报”记录了50年代整风反右的一段历史。1957年6月号在“如何解决文艺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”标题下有一组文章,根据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的精神,很多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反右,郭绍虞写了《“放”和“鸣”》,此外,谷斯范、魏金枝、费礼文、赵自均有文章。到了8月号的“文艺月报”,形势发生180度大转弯,在“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批判右派文艺思想”通栏标题下,发表了十几篇文章,其中有指名批判许杰、徐中玉、施蛰存的文章,9月号的杂志更加升温,通栏为“进一步深入展开反右派斗争”,张春桥的《灵魂工程师的灵魂》打了

头阵,矛头直指丁玲、陈企霞。1958年9月号刊登了柯庆施的《“上海民歌选”序》,自此,风向大转,这期,来自第一线产业工人的文章明显增加,篇幅占60%以上。目录页上,凡作者是产业工人的,姓名前面都冠以企业名称。1959年4月号产业工人文章的篇幅明显下降,尤其是作者前面的产业企业的名称没有了。

我阅读“文艺月报”是十几岁的时候,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5月号,这期是“上海解放十周年纪念特大号”,我看得最认真,其中吕兴臣的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,以及杜宣的四幕八场话剧“上海战歌”,很是让我过瘾。有几期杂志对《红日》《青春之歌》进行了评论分析,受此影响,我看了这两部长篇小说。那时年轻幼稚,很多东西看不明白,但文学的种子在我心里悄悄萌芽了。

残片显精萃

◆ 曾广昌

少演出。该折剧情为县令夫人恳求丈夫写状为受冤待斩的父亲伸冤。县令夫妇是对少年夫妻,写状时县令为缓和气氛,边写边与夫人打趣开玩笑。县令赵宠一角若演得过火就会显得轻浮,与身份不符,所以很难掌握。从现存的片段中可看出,徐玉兰的表演既诙谐而又不失稳重。当时一个不满30岁的年轻演员掌握得如此精准,显见她表演的功力之深。臧先生接着回忆道:“上世纪90年代,香港剧评家周昌伟先生来上海,在朋友处知道我藏有《越剧精萃》等片的片段,便请我到华侨饭店他客房内放映这些片子。这天周先生还特意约了徐玉兰老师同来看。我注意到徐老师在观看自己表演的《贩马记》时,随着电影中的形象,口唇微动,估计在作不出声的配音吧!放映结束后周昌伟先生问我这些电影怎么没有声音的?我告诉他当时因受条件的限制,影像与发声是通过两台机器完成的。现在只有映像的影片,却没有发声的录音带,所以无法发声。周先生听了十分感慨,他说想不到在50年代初所拍摄的这些电影,竟还用这种原始的配音法,令人难以想象!剧评家的慨叹,也说明我国彩



色电影起步之艰难。

接着银幕上出现了清装剧《卖婆记》的镜头。名旦竺水招转型改唱小生不久,她就接演了该剧的一个贫苦后生。虽是一个正在做亲的新郎,也仅青衣短褂,但扮相却仍十分楚楚动人。难怪越迷们都赞她为十姊妹中长得最俊俏者。戚雅仙演的媳妇将嗜酒似命的婆婆灌醉后,托媒婆将她卖给后生为妻。后来该后生与婆婆都知道上了当,两个苦命人便结为母子。由于该剧留下来的片段较为完整,尚能看出其剧情概况。可惜演媒婆与婆婆的演员,臧先生却记不起她们的姓名了。

当电影放映到《楼台会》的片段时,看到许多有趣的镜头。如袁雪芬与范瑞娟分饰的祝英台与梁山伯在开拍正戏前相互交谈着,“梁山伯”突然撩起衣袖看了一下手表;袁、范二位就位后,一位穿着汗背心者窜入画面为她们测光;还

有演祝英台的傅全香与演梁山伯的范瑞娟在等候开拍前,突然出现了摄影师黄绍芬的背影,看得昌铭先生大笑不已!我却产生一个疑问,便问臧先生怎么《楼台会》一折戏却由两人来演祝英台?臧先生解释道:“这部片子原定由袁雪芬演祝英台,而傅全香与尹桂芳合作另一折子戏,后来尹桂芳有事不能参加演出。袁雪芬知道后便主动将祝英台一角让给了傅全香。所以已经拍好的袁、范合演的《楼台会》中祝英台捧出一包银子赠送给梁山伯,被梁山伯将银子狠狠地甩到地上的镜头(见图),就无缘与观众见面”。我想在1954年所拍摄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因考虑到赠银有预祝英台的形象,已被改革掉了。但从资料的角度来看,这组赠银的镜头,却证明了优秀的传统剧目,还是在不断改进与完善着,其意义同样不小。

《石榴红》一片留下来的片段不多,而且都是徐天红与戚雅仙二人的一大段唱功。看无声电影的唱功戏,令人尤其别扭。好在我有缘一见徐、戚两位艺术家年轻时的风采,已是十分满足了。臧先生说改革开放后,他曾应戚雅仙老师之邀,带了片子与放映机上她家放映。当她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动态形象,显得特别高兴,并一再表示感谢。当时戚老师的爱人傅骏先生亦在座。他说:“有关方面曾几次找寻《石榴红》等片,但一直没有结果。所以现在留存的那些片段,是很有价值的”。的确这近660尺的残片,不仅保留了这么多老一辈越剧艺术家们年轻时代的表演精萃,还折射出越剧大师袁雪芬的高尚戏德,实为可贵。